

难忘那些年，那些事

——致我的无悔青春

□钱学新

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面，放着几张我当兵时的照片。每次看到它们，总有一种感动萦绕在心头。军旅生涯十多年，到过许多地方，发生过许多事情。那些年的那些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仿佛发生在昨日一般。

我当兵的第二年冬季，有机会探亲回家过春节。那年的冬季分外寒冷。回家那天，从石家庄到上海的174次列车上人满为患，连过道、厕所都挤满了人。我和一起回家的战友两人只能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。车厢里没有暖气，到了半夜，气温下降得更加厉害。我们裹着军大衣，坐在只铺了几张报纸的地上，冷得缩成了一团，一双脚冻得几乎失去知觉。在我们对面，坐着一对憨厚的中年夫妻，长着黑红粗糙的脸。他们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。看我冷，就用被子把我的脚盖住。看我一个劲地发抖，那个中年女人索性把我的棉鞋脱了下来，用粗糙的手使劲搓我的脚，后来干脆把我的脚抱在怀里。不好意思，要把脚缩回来，她一把拉住，说：“傻孩子，有什么难为情的，我的儿子比你还大几岁呢。”回到家里，一想起他们两口子黑红黑红的脸，还有中年女人那双温暖粗糙的手，泪水总是盈满我的眼眶。

后来，上了军校。有一年冬季，我们野战工程系的学员进驻南京近郊的珠山野外训练基地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演练。有一个训练科目叫做照图行进，其中一项内容要求三人一组，全副武装，参照地图，按照指定的路线到达终点。每人的给养是半斤面包、二个鸡蛋和一壶水。那天，一辆卡车经过半天的颠簸把我们装到南京东南郊的崇山峻岭之中。下午2点，各小组分头出发。按照要求，我们剩下三个点没找到。尤其是矿区边上那个点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我们在附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竟然走到了一片乱坟堆里。经过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奔波，随身带的水、干粮早已吃完，浑身也湿透了几遍。一个战友的腿还摔伤了，血流不止。山谷里的风吹来，寒冷刺骨，一坐下来，更感口渴难耐，疲惫不堪。继续向前走，终于看到前面不远处

出现了一点亮光。敲门后，出来一个看矿山的老大爷。他急忙让我们进屋，给我们倒水，又给我的战友包扎了伤口。临行时，老大爷站在门口送我们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满头白发格外醒目。“解放军孩子们，走好哇，你们辛苦喽，有事还过来。”山风把大爷的声音吹了过来，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。一路上，我们稍感懈怠时，就从远处看看老大爷的小屋，看到那里灯还亮着，就又鼓起了勇气，增添了力量。我们终于找到最后3个点，在天亮前赶到了终点。后来，我把这段经历记了下来，发表在了我们学员自己办的《珠山通讯》上。学院领导看到后，又把它带了回去，刊登在了校刊上。

1998年，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。我所在的部队也接到了参加前线抗洪的命令。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参加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。在沿途老百姓“解放军来了”“解放军好”的声声问候中，我们开赴到了湖北荆州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吃住都在长江大堤上，誓与大堤共存亡。那年的险情相当严重，水位急速上涨，大堤上险情不断，到处可以看到塌方和管涌。抗洪指挥部决定在各个团里选拔一个营，组成抗洪突击队，安排在最危

险的地段，死死守住大堤，其余人员全部撤下。我团装甲步兵营得知自己营被团里推荐上去后，全营上下一片沸腾。那天，营长、教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，带回了一个“不幸”的消息，上级考虑到装步营刚从外地整编至我团，又在大堤上坚守了半个多月，要求全营撤下修整。消息传开后，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撤下那天，全营官兵看着汹涌的洪水，看着接替他们的兄弟部队，流着眼泪撤下了大堤。当许多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的豪车豪宅，对纸醉金迷的生活乐此不疲的时候，我们的战友却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同样赴汤蹈火、出生入死的战友。每次想起这些，我总忍不住要流泪。我亲爱的战友，我那些背上晒脱了皮、浑身伤疤、满身泥泞、精壮黑瘦的兄弟啊，你们在哪里，现在过得好吗？

离开部队许多年了，我至今仍怀念着那身军装，怀念着在部队的那些年，那些事。我一生中宝贵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部队。一生中有过当兵的经历，真的一辈子也不后悔。在这里，我把它写下来，作为对这一激情燃烧岁月的纪念。如果祖国和人民需要，我还想穿上军装，扛起钢枪，去履行保卫祖国、保卫人民的神圣义务。

不缺爱的人

□王扬群

“我是个最不缺爱的人。”这是祥姑娘闲聊时对我说的话。一个推拿人怎会有如此幸福的感受？我有些疑惑。

与祥姑娘相识是颈椎不适到她这里来推拿。祥姑娘大脸盘，满脸尽是笑意，大西北人。她给人推拿又认真又肯下力，你哪儿有不舒服，她总是会重点给你揉捏。每次推拿总能看到她满脸的汗水，还要不停地讲推拿的部位与你身体健康的关系。在她那里推拿不枯燥。熟悉以后，话题也随之宽泛许多。当她知道我是退休教师，就自然谈起了女儿上小学的事：女儿要到城里来上一年级了，婆婆糖尿病严重影响视力，不能再领孩子了，婆婆太辛苦了。这七年，婆婆把孩子领得很好，孩子又有礼貌又懂得节省。现在要跟我了，我这个当妈妈的还得做些准备呢。还说，她和老公要婆婆到上海看病，希望能把婆婆的毛病治好，不能让她一生劳累到老了还要受病痛的折磨。

从她的口里听到的都是对婆婆的体贴与关心，说实话，很意外。我不免产生了好奇：“小祥，你怎么会嫁到这里来？”

祥姑娘说，说来话长。她现在的爸妈是养父母。她亲生的父母家，上头有三个姐姐，到她又是一个女孩子。爸妈一心想要个男孩，于是就把她送人。辗转送了好几户人家，都又送回来，还生病了。肚脐先是肿起来，又慢慢化脓。她天天哭，声音也越来越弱，人都说治不好了。她亲爸妈就把她抱到另一个村子，放路边就走了。她现在的爸爸路过，听见哭声，就把她

抱回家。养父没有结婚，是与叔叔婶婶同住。养父把她抱进家后，婶婶马上抱着她去看病，晚上整夜不睡觉观察她的变化，并且熬有营养的汤给她喝，慢慢地，她就这样活过来了。家里有一个哥哥，对她也很好，在这个家里她是最受宠的小宝。大学毕业后，因为哥哥在上海打工，于是她也过来了，她要努力挣钱报答养父母一家的恩情。

祥姑娘又说：“有人说我生得福相，我真的是有福之人。”祥姑娘谈恋爱时，婆婆听说她的情况，就对她儿子说：“如果你决定要娶祥，你就要对她好，因为她在太仓没有有一个亲人。”结婚以后，婆婆对她的好也真没说的。她打工几个月领不到工钱，婆婆就把她的农保卡给她，叫她用。她打工挣到工资后，每月都要寄一千元给养父母，婆婆也总是支持。等养了孩子后，女儿也全由婆婆带，她一点不操心。每每想到这些，祥姑娘就会对自己说：“我是一个最不缺爱的人，我要把这一切的爱记在心里，努力回报爱我的人。”

静静听着祥姑娘的诉说，我的心灵也享受了一场爱的“推拿”。好温馨的家庭，好一个知足、懂报答的姑娘。现实中多少事业有成、收入颇丰的人，却常常被家庭的烦恼、人事的不顺所困扰，怨天尤人，愤世嫉俗。可是祥姑娘却生活得平静而满足，像山间静静流淌的小溪，听凭世事纷扰，独自清澈而明净。

也许生活就应该这样简单，无所谓贵贱，无论贫富，只要懂得感恩，懂得回报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无限。

小城往事(二首)

□刘桂红

光阴赋

精致的大厦后面
是老旧的房屋
繁华的街道
掩盖小巷的寂静

高楼可目及几十公里
青砖黛瓦则低头听细水长流

太阳西斜，月亮升起
大厦只剩下霓虹
老屋与天空
只隔着一颗星星的距离

送流水

无数座桥，在城市中穿梭
高架、环城、高速、快速
像水面的漩涡
承受繁星的力压

它们
不是你

在繁华与古老中选择
大地会失重

世间很容易遗忘的一座老桥
却记得很多人的前世今生



雾下魔都 谢海涛 摄

我用顺口溜写沙溪

□陈健

有一段时间，我比较热衷于写顺口溜，觉得这种体裁和形式虽然难登大雅之堂，但是通俗易懂，读起来琅琅上口，很接地气。并且无须讲究平仄对仗，操作起来比较方便。可能有人会说：要写好顺口溜也不容易，如“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”，史上也就张打油一人能写出来。对此我不以为然，君不见世上有多少人热衷于写文章，但是能写出《陋室铭》这样隽永的文章者，也就刘禹锡一人，可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写文章的热情。于是我就还是写那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的顺口溜。因为我曾长期生活在沙溪镇，所以顺口溜的内容往往与沙溪有关。俗话说：“有一利必有一弊”，也许正因为写起来方便，所以我写过了以后并不珍惜，有时随写随丢，竟至丢弃的多，保留的少。最近翻阅过去保留下来的纸堆，找到了几首，早的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距今已有30多年，晚的写于本世纪初，也有十来年了。比较巧的是，前者得3首，后者也是3首，如今读来，觉得也还有点意思，遂抄录于下，敬请批评。

以下3首均写于1988年2月，那时我还在沙溪装卸公司工作，常为沙溪镇的一些工厂和商业部门装卸货物，因此常常穿梭于沙溪老街之中，偶有所得，便记录下来。

1. 长寿桥
长寿桥，跨越进河，桥面与长寿路平，河东部有一涵洞，以促水流进出。云：
路取名长寿，
桥亦名长寿，
人闻长寿已无愁，
喜乎更可得长寿。

2. 长寿路
长寿路，由原新弄拓宽，延伸至新北街以北，宽可3丈，长达300米，两旁植广玉兰，间竖电杆配玉兰灯，树影灯火，煞是可观。云：
点点簇簇玉兰灯，
火树银花不夜城。
壮观奈何惊人叹，
直疑神龙下凡尘。

3. 白衣殿路
白衣殿路，原为白衣殿弄。路北尽头原有白衣殿，故名，殿早废。路居中市桥以西，为闹市区所在，今与中市街、新北街、长寿路形成U字形街道。路两旁植雪松、香樟百株左右，常年绿荫可爱。云：
雪松披雪一身白，
层层叠叠挂鳞甲。
身居闹市作静观，
不羨蜂蝶不妒花。

按：白衣殿路于上世纪90年代拓宽并向南北延伸后，改名为白云路。

2000年9月，我被借调到沙溪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后与沙溪镇古镇保护利用办公室合署办公），办公地点在吴晓邦故居，从此，我在那里呆了整整10年。此时，沙溪镇已经被评定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（2005年又被建设部和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）。我的工作主要是挖掘整理沙溪历史文化史料，以及为各地来访的游客作导游讲解。闲暇时，不免又要操弄一下手中之笔，写一点顺口溜聊以自娱。

4. 沙溪地名传说
先有曹家坟，
后有沙溪镇。
其实不尽然，
天地怎有人？

关于沙溪地名的来历，民间传说因曹遼而起，且有“先有曹家坟，后有沙溪镇”一说。为此我曾整理过一篇《沙溪地名的故事》，后来集结出版在《沙溪民间传说故事》一书中。但是我明白，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当不得信史。这个传说在所有的地方志中都未见记载，相反倒是记载了曹遼“居沙溪，因以为号”的史实。

5. 吴晓邦故居
西洋小筑耀遗迹，
远古公孙有人传。
若个故居令人赞，
只因舞蹈光灿然。

吴晓邦（1906—1995），中国当代舞蹈表演艺术家、理论家、教育家。故居建于1927年，西洋风格漂亮气派。我曾有专文对此做过介绍，此处不赘。故居开放以后，参观者络绎不绝，有许多是吴晓邦的学生和仰慕者，其中有吴晓邦的首席舞蹈硕士研究生冯双白、欧建平等等，我都接待过。“公孙”，指古代舞蹈家公孙大娘，杜甫有诗。

6. 陈天桥
四清革除陈传名，
烈烈轰轰令人惊。
而今历史又颠覆，
旧桥易地成新景。
沙溪镇之西有四清桥，该位置原有陈天桥。1966年5月“四清”运动中开挖北横滨河时，旧桥拆除而建新桥，因“陈天桥”名涉封建，遂弃而不用，改名为“四清桥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2011年，为开辟横滨游览区，在四清桥北近百米处又新建一桥，移旧名称之为“陈天桥”。

参观长影旧址博物馆

□凌鼎年

长春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，因有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，被誉为“东方底特律”和“东方好莱坞”。光凭这两条，长春就值得去，值得看。

应邀到长春参加“卡伦湖杯”颁奖会后，我特地多逗留一天，先去长影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长影大门在今天看来谈不上多么气派，但“长春电影制片厂”七个鎏金大字是郭沫若题写的，不管如何评价郭沫若，他的书法还是有功底的。进了大门才知道有个“长影旧址博物馆”。老的办公楼门口上方有白底黑字的“长影旧址博物馆”木制横匾，整个大楼的顶端则是红色的“长影旧址博物馆”大字，相映成趣，是拍照留影的绝佳位置。

长影旧址博物馆好大，楼上楼下，一间又一间，展出的文字、照片、实物琳琅满目，如果细看，一天也看不下来。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游客，那些老电影有不少是看过的，那些老演员大部分面熟的，有的还是当年的偶像呢。

博物馆分电影艺术、电影道具、电影特技、电影工艺、电影生产等多重主题，而对我们上了年纪的花甲、古稀老人，最引起回忆的是那些曾经看过的老电影，我统计了

一下，我看的长影拍摄的电影有《白毛女》《六号门》《董存瑞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上甘岭》《乌兰花开》《国庆十点钟》《徐秋影案件》《五朵金花》《铁道卫士》《刘三姐》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《甲午风云》《满意不满意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《英雄儿女》《兵临城下》《青松岭》《吉鸿昌》《人到中年》等，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七十年代的看过少量，八十年代就很少看长影的电影了。

因电影《五朵金花》，云南大理的景区还出现过五位年龄、相貌相似的白族姑娘，游客可以与她们合影，无法免俗的我，也合影过。有意思的是看了电影《刘三姐》，不仅记住了刘三姐，还记住了莫老爷。在儿时的烙印中，莫老爷是财主，是坏人，是嘲笑对象，有人还给姓莫的同学起外号“莫老爷”。一晃60来年了，“莫老爷”的真名许多人反而不记得了。最意想不到的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时，我们太仓市政府收到一份来自广西莫姓后裔的信，说他们祖上是从江苏省太仓市迁出的，要来寻根访祖，因寻找无果，这信最后转到了我的手里，要我帮助寻找。我看了信，看了他们附来的照片，从祠堂石刻楹联的

文字推断，基本可以确定是明朝初年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到广西的太仓人人家。因张士诚在苏州称吴王时，对百姓轻徭薄赋，百姓爱戴之，帮助张士诚抵抗朱元璋。朱元璋迁怒于江南人，灭掉张士诚后，把气撒在江南富商大户身上，充军发配到贵州、广西的不计其数，太仓莫姓只是其中的一家。可惜这家莫姓不当官，又不是文化人，太仓当地志书上没有记载，再说一晃600多年过去了，已无法确认太仓的那些莫姓与他们是否有亲戚关系。但使我知道了电影《五朵金花》里的莫老爷籍贯太仓。

看了电影《上甘岭》，学生时代的我们，“向我开炮！”就成了最爷们的一句话。

看了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，学生时代的我们个个都想成为李向阳，一举一动都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李向阳。

看了电影《甲午风云》，学生时代的我们无不把撞沉吉野号的邓世昌视为民族英雄，顶礼膜拜。

看了电影《青松岭》，男孩都想有一根长鞭，能练出叭叭响的甩鞭绝技。

看了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 “阿米尔，冲！”成了不少人的口头

禅。多少年后，看到年轻人该出手时不冲手，就会自然而然地说：“阿米尔，冲！”——可见电影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。

《满意不满意》的剧照引起我注意，一是这部电影拍摄的是苏州的故事与人物；二是该片根据苏州市滑稽剧团的滑稽戏《店堂里的笑声》改编而成；三是当年难得的喜剧电影，轻松愉悦，至今难忘。

当我看到《吉鸿昌》的剧照时，想起了2010年我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墨尔本作家节，不期遇到了一位脸熟的华人作家，这不是电影《吉鸿昌》的扮演者达奇吗？这部电影我看过，对达奇的演技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达奇曾经在电影《吉鸿昌》《边寨烽火》《车轮滚滚》《渔岛怒潮》《海囚》《封神榜》中出演过主要人物，还导演过电视剧《桥隆飙》。我们后来成了朋友，2011年时，他的一本散文集《国际流浪汉》还是我为他写的代序，并为他联系出版。

因为时间关系，无法在长影旧址博物馆里看太长的时间，但即便走马观花，匆匆浏览，也勾起了我不少儿时、学生时代的回忆，那么清晰，那么美好。谢谢你，长影！谢谢你，长影旧址博物馆！